

Difference between Cohesion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ontext and Their Translation

Les différences des moyens de cohésion du texte anglais et du texte chinois et la traduction

論英漢語篇銜接手段的差異與翻譯

Yu Yanli

於豔麗

Received 17 February 2007; accepted 10 May 2007

Abstract: Cohesion is a kind of prerequisite for generating context. In context translation, the context principle explains how to realize the context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article and the translated article. Cohesion often determines whether people can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translation. During translation and context cohes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and the generation and check of the translation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perception and mastery of the context cohesion. In this pap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ve context cohesions (that is, contrast, substitution, omission, connection and lexicon) is made to verify that English articles stress hypotaxis while Chinese articles stress parataxis.

Key words: context, cohesion, difference, translation

Résumé: La cohésion est une condition nécessaire (mais non complète) de la production du texte. Dans la traduction, le principe de la textualité peut être appliqué pour expliquer comment obtenir la correspondance, sur le plan du texte, entre l'original et la traduction. Le degré de cohésion détermine si la traduction peut être comprise par les lecteurs. Tout au long du processus de la traduction, de la compréhension de l'original à la production du texte traduit, jusqu'à la révision de celui-ci, la cohésion du texte joue un rôle essentiel. A travers la comparaison et l'analyse des différences des cinq moyens de cohésion dans la traduction anglo-chinoise, à savoir, cohérence, substitution, ellipse, raccordement et cohésion lexicale, l'article présent vérifie le fait que l'anglais privilégie la forme tandis que le chinois le sens.

Mots-clés: texte, moyen de cohésion, différence, traduction

摘要: 銜接是產生語篇的必要（盡管不足）條件。在語篇翻譯中，語篇特征原則可用來解釋如何獲得原文和譯文在語篇層面上的對等，銜接的優劣關係到譯文是否被接受者理解和接受。翻譯過程與語篇銜接的整個過程中，從對原文的理解到譯文的生成再到譯文的校核，對語篇銜接的認識和把握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通過對比分析英漢互譯過程中語篇在五種銜接手段，即：照應、替代、省略、連接和詞匯銜接上的差異，從而驗證了英語文化重形合而漢語文化傳統重領悟、重意合的特征。

關鍵詞: 語篇；銜接手段；差異；翻譯

語篇是用於交際的一段語意連貫的文字，語篇語言學者們或把語篇看作大於句子的語言單位，即語篇由句子組成；或認為語篇是一個語義

單位，與句子是一種體現關係，即語篇由句子體現，或者說句子（形式）體現了語篇（語義）。所以構成語篇的句子之間必然存在某種邏輯上的關

係。Beaugrande and Dressler 認為，作為一種“交際活動”，語篇應當具有以下七個特征：銜接性、連貫性、意向性、可接受性、語境性、信息性和互文性。其中，“銜接”和“連貫”最為重要。它們都是語篇特征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其它特征的基本手段。銜接是語言系統中語篇構成的一部分，也是語篇理解的基礎。它是把在結構上無相互關聯的成分聯係起來的手段，其中一個成分的解釋必須以另一個成分才得以實現。哈桑（Halliday, 1984）認為語篇的銜接與連貫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一篇文章中的銜接手段越多，它的連貫性就越強。銜接不僅是語篇表層上句子的連接，而且可以通過詞匯銜接手段幫助作者組織語篇。語言學界普遍認為韓禮德和哈桑的 *Cohesion in English* 是銜接理論創立的標志。他們認為，銜接是產生語篇的必要（儘管不足）條件。在他們看來，有了銜接不一定產生語篇，但是如果沒有銜接則一定不會產生語篇。他們將銜接分為五大類：照應（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連接（conjunction）及詞匯銜接（lexical cohesion）（Halliday & Hasan）其中前四類屬於語法銜接手段，後一類屬於詞匯銜接手段。語法銜接是語篇具有的典型特征之一。在語篇翻譯中，語篇特征原則可用來解釋如何獲得原文和譯文在語篇層面上的對等。銜接的優劣，關係到譯文是否被接受者理解和接受。因此，譯文要根據目的語的語篇特征，借助恰當的銜接手段，將句子與句子、語段與語段邏輯地粘連起來，構成一個完整或相對完整的語義單位。翻譯過程與語篇銜接翻譯的整個過程中，從對原文的理解到譯文的生成再到譯文的校核，對語篇銜接的認識和把握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在源語和目的語之間實現相同的語篇效果，譯者在英漢語互譯過程中往往需要充分考慮兩種語言銜接方式的差異和它們之間的轉換；否則就難免會造成誤解和誤譯。語篇是一個較大的翻譯單位，在翻譯時容易顧此失彼，犯下前後不一致的毛病。這就要求譯者從銜接的角度審視譯文，看看整個語篇的一致性以及整個譯文是否簡潔流暢。本文將對比分析英漢互譯中語篇在五種銜接手段，即：照應、替代、省略、連接和詞匯銜接上的差異。

一、照應。在語篇中，如果對於一個詞語的解釋不能從詞語本身獲得，而必須從該詞語所指的對象中尋求答案，這就產生了照應關係

（Halliday and Hasan, 1976）：照應的增減無論是嚴複的“信、達、雅”，還是劉重德教授的“信、達、切”，以及奈達的“等值翻譯”，都強調了譯文必須忠實於原文，做不到這一點就不能視為翻譯。最大限度的意義和形式對等是語篇翻譯的終極目標。然而，由於源語和目的語的個性，銜接手段上會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處理得是否得當直接影響到翻譯質量。就英漢語而言，“現代英語在語句銜接方式上來說多用形合方法（hypotaxis），即用連接詞語將句子銜接起來；而漢語既用形合方法，又用意合方法（parataxis），但重意合法”（胡曙中，1993:601）。鑒於漢語銜接的“意合”性，語篇構建時少用照應手段，轉換成英語時，應根據“形合”的特點予以補充。例如：He smelled the breeze and he listened for any foreign sound of secrecy or creeping, and his eyes searched the darkness, for the music of evil was sounding in his head and he was fierce and afraid. After he had probed the night with his senses he went to the place by the side post where the pearl was buried, and he dug it up and brought it to his sleeping mat, and under his sleeping mat he dug another little hole in the dirt floor and buried his pearl and covered it up again. 他聞著微風吹來的氣息，聽聽有什麼奇異聲響，同時兩眼在黑暗中搜索，因為邪惡之歌又在耳邊響起。他有點凶猛，也有點害怕。他用眼睛和耳朵在黑夜裏仔細審查一番之後，又回到屋裏，來到側柱旁埋珍珠的地方，把珍珠挖出來，拿到席子上，又在席子下面的地上挖了一個小洞，把珍珠埋進去，再蓋上土。源語用了 7 個 he, 3 個 it 和 6 個 his，共 16 個代詞。如果全部照譯出來，不符合漢語的照應習慣。因此，譯文簡化為三個“他”，意思並不含混，反而更簡練、流暢、自然。類似的增減都是根據目的語的語篇特點而調整。除人稱照應以外，表銜接的關聯成分也應作適當的調整。

二、替代。替代是用替代形式去替代上下文中所出現的詞語。使用替代既是為了避免重複，也是為了連接上下文。替代可分為上義替代、同義替代。上義替代是用上義詞替代已出現的下義詞，多用於句際銜接中。英譯漢時，上義替代常常替換為詞語複現。同義替代是指用同義手段相替代起銜接作用，多用於句際銜接中。英譯漢時，把同義替代替換成詞語複現是很常見的事。但替

代與照應不同，替代一般都是回指性的，所替代的成分都應在上文找到，“替代是一種詞匯語法關係，而照應則是一種語義關係。”也就是說，替代成分與被替代成分不是指稱上的一致關係，而只是具有同等或類似語義，但處於同等語法地位的功能性關係。

A. I want to have a cup of tea. What would you like?

B. The same please.

The same 與上文構成了替代關係，替代上文提到的 a cup of tea，這裏的替代成分與被替代成分處於同一語法地位，都作賓語。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替代現象不僅出現在句子層面，而且出現在語篇層面上，在尋求替代成分所替代的對象時，就是一種語篇銜接過程。

The truth of course is that you have to pay a professional to do it for you. This should be looked at as an other investment: you have to spend money in short term to save money in the long term.

例句中的 this 所替代的是分句 you have to pay a professional to do it for you。

三、省略。與英語相比，漢語句子更加注重表意的完整性，漢語中的省略顯著多於英語。漢語句法和詞匯都出現明顯的簡約化傾向，其句法結構的簡約性就體現在句法省略之中（沈錫倫，1995）。英語中的省略多存在於對話中，一般句子主語省略較少。因為英語句子造句原則是主語和謂語缺一不可，其依據是主項加謂項才構成一個完整的命題的形式邏輯觀點。漢語中主語省略，不僅存在於一句中，跨句省略亦屬常見；不但常常省去重要的詞項，有時還不惜使用大量的重複。

阿Q沒有家，（他）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裏。（他）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人家叫他）割麥（他）便割麥，（人家叫他）舂米（他）便舂米，（人家叫他）撐船（他）便撐船。（魯迅，《阿Q正傳》）這段話裏使用了大量的重複和主語的省略，用英語的造句規範無法解釋如此松散疏落、生動活潑的語言組織。正如申小龍所說“漢語的造句注重的不是空間構架的嚴整，而是線性的流動、轉折，追求流動的韻律、節奏，不滯於形，而是以意統形，削盡冗繁、辭約義豐。”（申小龍1988：59）省略既可用於篇章銜接也可以用於修辭銜接，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在句中的意

義是不同的。

漢英語省略的最大差異在於英語是形合語言，漢語是意合語言。英語講究的形合在於“英語中的省略多數伴隨著形態或形式上的標記，可以從形式上看得出來。”而漢語的意合體現為“省略在很大程度上與所標的意義有直接的關係。因此，漢語的省略只求達意。只要達意省略的時候不但不考慮語法，甚至也不考慮邏輯。”但中國的讀者理解這樣的語篇並不成問題，但在譯成英語時，則需將省略的主語一一補全。才能實現英語的可接受結構。

我從此便整天站在櫃臺裏，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得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叫人活潑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魯迅《孔乙己》）

Thenceforward I stood all day behind the counter, fully engaged with my duties. Although I gave satisfaction at this work, I found it monotonous and futile. Our employer was a fierce-looking individual, and the customers were a morose lot, so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be gay. Only when Kung I-chi came to the tavern could I laugh a little. This is why I still remember him.

四、連接。連接是表示各種邏輯意義的連句手段。它的功能是表示兩個或更多的句子之間的某種邏輯關係，並指出句子是在什麼意義上相互聯繫起來的。連接可分為形合連接與意合連接。形合(hypotaxis)是靠關聯詞語建立句內和句際關係的銜接手段。總體而論，英語中形合連接的運用要高於漢語。意合(parataxis)是不靠關聯詞語，僅靠語義的邏輯關係而建立的句內和句際銜接手段。漢語的意合連接運用率要高於英語。拿英語和漢語比較來看，在句子及句子以下層面，英語比較穩定而多樣的形式(包括形態)，可以控制著內部各語言要素之間的關係，因而以形合為主；到了句以上，英語似乎覺得沒有必要再用如此強的形式來限制自己了，為了造成變化，因而採用了意合手段，同義詞、上位詞、統稱詞、代詞，基本上都是詞匯手段，把它們聯繫起來的不是形式，而是意義。因此，英漢互譯時，譯者應根據目的語的特點對譯文的邏輯連接方式進行調整。為了滿足英文的邏輯關係，應適當地增補一些關

聯成分。為滿足漢語的特點，應適當地減少一些關聯詞語。例如：

男孩哭得心都快碎了，當問及他時，他說餓極了，有兩天沒吃了。The boy who was crying as if his heart would break, said, when I spoke to him, that he was very hungry because he had had no food for two days.為了體現英語多用連接詞表示句際關係的特點，符合英語的形合特征，譯文使用了who, as if, when, that, because等多個連接成分來理順上下句的語義關係，使漢語的隱性粘連顯形化，從而滿足英語的行文要求。盡管這種節外生枝，疊床架屋的構建方式比較繁瑣，但作為英語的語篇構建原則，譯者是必須遵守的。以上談到的是漢譯英時，根據英語的銜接特點，要適當地增補連接詞。同理，英譯漢時，譯文應考慮漢語的銜接構建特點來連句成篇。漢語句法結構重意合，句中成分的相互銜接借助語義的貫通，語境的映襯。語篇結構緊湊，詞語的冗餘度小。

But his joy was only momentary, for when he tossed the magazine aside and came out of his room, he was confronted with all the things he so disliked. Lonely and bored, he returned to his room.

但是這痛快也是暫時的，等到他拋開書走進房間的時候，他又看見他所不願看到的一切了。他立刻感到寂寞，便又無聊地走回房間。

（何善芬《英漢語言對比研究》P514）

此例中，漢語譯文中的“等到”表示時間相繼，在文中起銜接作用，其實也暗含了因果關係，但漢語並沒有像英語一樣直接用表示因果關係的連接詞for。

五、詞匯銜接。是指用詞匯來實現語篇銜接的手段，主要是指使用同義詞(synonym)、反義詞(antonym)、上下義關係(hyponymy)、詞語組合(syntagmatic relations)等來實現銜接的手段。這裏我們主要討論對英漢翻譯最具實踐意義的兩類：同義銜接和組合銜接。

詞匯的同義銜接指的是某一詞以原詞、同義詞、近義詞、上義詞、下義詞、概括詞或其他形式複現在語篇中使語篇前後銜接。英語的行文特點是避免重複，所以除用原詞和近義詞外，通常用上下義詞來實現詞匯銜接。但漢語注重的是語義表達清楚，所以通常將英語中的上下義詞銜接譯為原詞複現。漢語中的詞匯重複銜接在英語中為了避免重複可採用替代，照應和省略的形式。

Economist sees a deeper slump than predicted. The long-awaited recession has apparently arrived and many economists are now saying that the downturn in the nation's economic activity will be deeper and longer than previously forecast.這是一篇經濟報道。標題中slump一詞本義是後退，但從上下文來看，該報道中三個詞slump, recession和downturn都是跟經濟有關的近義詞，意思都是“(經濟)衰退，蕭條，滑坡”。

詞匯的組合銜接不同於常規的詞語搭配。組合銜接不只局限於一對一對詞語的簡單搭配，而是一系列語義相關的詞語在篇章中的組合銜接而形成連貫的語義表達。這些詞語的具體意思是通過具體語篇的語境來識別的。所以就詞匯銜接的特點在進行英漢互譯時，便要考慮到哪些詞匯構成了組合，根據語境究其含義，這樣才可使譯文達到與原文基本對等的效果。

One of the things we have to understand about Japanese society is its gender structure, a structure similar to w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in the 1950s. Women do all the domestic labor. Men are in the factories and shops and they are working long hours, but they don't do much work when they come home. They don't take care of children, they don't do housework, cooking etc. In the U.S. there are both men and women in the workhouse and both men and women at home. Japanese workers may work longer in the marketplace, but you have to calculate the total amount of work that people do to figure out how hard people are working and how much leisure time they have.

譯文1：我們必須了解日本社會的一個特點，那就是他的性別結構，類似美國五十年代的結構。婦女包攬全部家務勞動，男人到工廠、商店上班，工作時間很長，但回到家裏就不幹多少活了。他們不看管孩子，不做家務事，不做飯等等。在美國，很多男人和女人都在勞動大軍之列，也有都在家裏的。日本工人可能在市場裏工作的時間較長，但是我們在估計人們工作的辛苦程度以及他們有多少閒暇時，必須把整個工作量都計算進去。

譯文2：我們必須了解日本社會的一個特點，那就是他的性別結構，類似美國五十年代的結構。婦女包攬全部家務勞動，男人到工廠、商店

上班，工作時間很長，但回到家裏就不幹多少活了。他們不看管孩子，不做家務事，不做飯等等。在美國，男女都參加工作，也都從事家務勞動。日本工人可能在工作單位勞動的時間較長，但是我們在估計人們工作的辛苦程度以及他們有多少閑暇時，必須把整個工作量都計算進去。

（李運興《語篇翻譯引論》）

從上述例子中我們不難發現譯文 1 中劃線部分與上下文有些不連貫，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譯者沒有識別出此語篇的詞匯組合關係。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雖然英、漢語都有相同的銜接手段，但兩種語言終究各有自己的特征。英語語篇在顯性銜接標志即：連接詞、人稱代詞、指示代詞和替代的使用上多於同體裁同時代的漢語語篇，而漢語語篇在隱性銜接標志即：省略和重複的使用多於英語語篇。雖然不同語言對銜接手段有不同的偏好，但這也驗證了英語文化重形合而漢語文化傳統重領悟、重意合的

特征。作為英語學習者在從事語篇翻譯中，譯者要考慮用適合目的語讀者的語言把原文信息重新表達出來。重新表達不僅需要詞匯方面的轉換，還需採取一些相應的策略對譯文的銜接進行重組，從而達到譯文的連貫。

參考文獻

- [1] 胡壯麟. **語篇的銜接與連貫**.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4.
- [2] 李運興. **語篇翻譯引論**.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1.
- [3] 何善芬. **英漢語言對比研究**.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2.

作者簡介:

Yu Yanli (于艷麗), 女, 中國, 吉林農業大學外語學院教師。

通訊地址: 中國吉林農業大學外語學院 130118

E-mail: dyuehui@126.com